

李濟琛與「民促會」

王覺源

中國黨派滄桑錄之五

廣東的民主促進會

中國民主促進會，是由廣東「中國民主促進會」與「上海民主促進會」兩會合併改組而來。前者原為李濟琛等所創設；後者原為馬敘倫等所設立。兩會本來都是中國共產黨所策動組織，作其御用的工具。合併以後，仍以中共為背景。

廣東的「中國民主促進會」，據說在中國對日抗戰以前，就已形成組織。不過當時的名稱，為「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」。李濟琛後來解釋說：這是因為對日抗戰以前，有許多不滿政治現狀的中國國民黨黨員，認為國民黨近十餘年以來，藉口以黨治國的政治措施，大不同於以前。已有由少數人實行「獨裁、專政」的傾向。如不及早糾正此一錯誤傾向，中國政治的前途，實屬可慮！他們藉故都覺得有「促進民主」之必要！因之，乃由李濟琛等，發起組織「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」。當初所以採用此一名稱，實因民促會的會員份子，大部份都是國民黨的老黨員。且其主張政策，都是謊稱根據中國國民黨總理遺教的

政綱政策。不過其時該會的發展活動，僅限於兩廣及香港、南洋一帶。在北平、上海、漢口等地之發展則比較的少。而且在南洋新加坡一帶活動，所用的名稱，又別於國內，是以「民主促進大同盟」來號召的。抗戰勝利以後，這同盟亦停止了活動。

對日抗戰勝利以後，該會負責人李濟琛，回到廣州。企圖擴大展開其政治陰謀。乃藉口詆毀抗戰以來，國民黨的施政措置，愈弄愈糟，很多事情令人更為失望！民建會如果仍用「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」的名義來號召的話，難免國人一時清濁莫分。因對國民黨的失望，轉而「懷疑本會」，則未免冤屈難白了。故三十五年五月，該會在香港開會，決定改名稱為「中國民主促進會」，且宣佈正式成立。首要份子有蔡廷楷、譚啓秀、翁垣照、張文、應雲霖等。其會員份子，大多數為前十九路軍舊部，及一部份官僚政客與失意人士。該會當時公開出面主持者，為蔡廷楷。實以李濟琛為首腦，則在幕後策動。

上海的民主促進會

上海民主促進會，原是由「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」改組而來。中國對日抗戰勝利復員以後，上海隨又成了各黨各派活動的重要據點；也成了政治掮客無聊文人的活動中心。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，上海政治掮客馬敘倫等，利用「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」名義，率領多人，自稱為「民衆代表」。乘滬寧鐵路火車，由上海赴南京，向中央請願，為中共叛亂集團張目。當途經鎮江時，有蘇北難民，羣集於車站，向馬敘倫等表示：請他們將中國共產黨軍隊蹂躪蘇北的暴虐情形，向政府及中共代表轉達。請中共迅速撤離蘇北，以挽救民命！馬敘倫等趾高氣揚，拒未接受。迨馬敘倫等到達南京車站時，又有大批蘇北難民，向之陳述意見，要求他們帶領蘇北難民，同向政府及中共代表請願！並提出七項具體條件，以促進和平早日實現！馬敘倫等不但未予接納；且向難民羣衆，公開發表袒護中共的謬論。當即引起難民羣衆的憤怒，以致發生衝突。結果，雙方都有傷害。中共與中國民主同盟，乃藉此大加渲染，淆亂宣揚，稱之為「六二三」事件。且擴大

而爲所謂「反內戰運動」。

「反內戰運動」，實中共經常時冷時熱所提的口號。當中共叛亂軍事進攻失利時，則叫得更響。此次衝突事件，原係中共指使民主同盟，策動「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」所發動的。妄稱：有十餘萬羣衆參加。其中很多都是工商各界人民團體和學生，而且很多都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。故領導者，就是國民黨的黨員。隨後，馬敘倫等爲繼續擴大運用與維持其長久性，乃將「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」，直接改組爲「上海民主促進會」。所以該會，是三十五年所謂「六二三」事件後的產物。其中主要份子，爲馬敘倫、鄭振鐸、黃廷芳、閻寶航、許廣平、包達三、王紹鏊、盛丕華、張炯伯、雷潔瓊等。一切活動，都是由中共所計劃指導的。中共指導該會的人員，曾向共黨作報告時，即說：「上海民主促進會，在戰時及戰後，俱有不斷的努力。所以才發展甚大」。這對該會以後的反動活動，實是一很大的鼓勵。

粵滬兩會合併一家

廣東「中國民主促進會」與「上海民主促進會」之同名，其初並無什麼瓜葛聯繫。實不過是偶然的巧合而已。不過同受中國共產黨所策動，同屬中共的外圍組織；政見主張同爲反政府反國民黨；乃是無可諱言的事實。由於兩會的背景、地位、立場、態度相同。有人從中斡旋，乃有合併的醞釀。三十六年二月，中國民主同盟召開二中全會之前，該盟首要人物，爲求反動力量的集結，亦曾極力拉攏雙方，進行商談合併。時兩會

猶各有成見，隨便談談，亦無接近跡象。

不久之後，李濟琛由香港到了上海。「上海民主促進會」，爲表示好感，特別舉行盛大的歡迎會。雙方表示各本會的主張立場，無不相同，爲統一力量，兩會自以合併爲得計。稍後，蔡廷楷又駕臨上海，「上海民主促進會」，也同樣開會歡迎！李、蔡以盛情難却，不舊調重彈。對於合併問題，才正式進行研究。經上海民主促進會代表馬敘倫、王紹鏊等，和廣東中國民主促進會代表李濟琛、蔡廷楷、譚啓秀等，正式進行商談。由於李、蔡受了歡迎大會的精神賄賂；加以中共之頻施壓力，乃決定粵、滬兩會，合併爲一家，仍名爲「中國民主促進會」。

兩會合併成立經過

粵、滬兩個民主促進會，既經商洽決定合併，原可即時正式成立的。但仍以雙方成見，未盡泯除，尤其是關於中央理事會主席、副主席人選的問題；及中央總部設在上海，抑在香港的問題，意見仍未一致。合併改組之事，祇好延緩，從長計議。迨雙方議定「行動綱領」及「合併共同契約」達成後。由於上海方面之遷就，人事問題也有了默契。遂於三十六年七月一日，在香港開會，正式宣佈合併爲「中國民主促進會」。中共簡稱之爲「民促」。（另「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」，中共則簡稱「民進」）。

該會正式合併改組之日，除通過「行動綱領」、「合併共同契約」外。並發表宣言：「兩會所以合併，不僅因名稱一致，而且目標相同。同

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。今後將匯合國內民主潮流，促進民主政治的實現」。其「行動綱領」，亦稱：「以三民主義爲原則」；但不說民族、民權、民生。其第一條的標舉：「本會以政治達到民有、民治、民享，爲行動之最高標準」，作爲號召。該兩會之所以能實現合併，可說完全是中國共產黨，運用「民主統一陣線」所促成的，組織統一，力量增加，効命中共，自更完善。兩會合併後，內部組織的情形：

- 一、中央幹部理事會理事，李濟琛、馬敘倫、陳銘樞、李章達、李天民、蔡廷楷、梅龔彬、馮祝萬、陳邵光。
 - 二、監事：何香凝、應雲霖、楊建平。
 - 三、主席：李濟琛。副主席：馬敘倫。蔡廷楷任組織組兼海外組。梅龔彬兼宣傳組。李章達兼軍事組。馮祝萬兼經濟組。陳邵光兼民運組。何香凝兼婦女組。譚冬青任秘書長。
 - 四、該會所屬港九總支部理事，爲黃精一、曾偉、譚冬青、金義、林爽。監事爲李朗如、張殊明、廖鳳英。而以黃精一爲常務理事。
- （以下從略）

李濟琛其人與其事

李濟琛字任潮，廣西人氏。原係「新桂系」的要角之一。（新桂系中人物，有黃紹竑、李宗仁、白崇禧、黃旭初、葉琪、李品仙、廖磊等軍政大員，後以意見紛歧，漸告分裂）。所謂新桂系，是別於「舊桂系」（民國六年至十年間，兩廣巡閱使陸榮廷所領的廣西軍人集團）來說的。新

桂系始於民國十六年，寧漢合作之後。汪精衛於武漢失敗後，即企圖在兩廣，勾結西南粵桂軍政大員，造成新的政治勢力。組織政府，與南京中央政府，分庭抗禮。這時，李濟梁正坐鎮廣東，亦野心勃發，深懷異志。因而墮入汪精衛的政治陰謀，開始自毀其光明前途。

李濟梁原是一個優秀的革命軍人，深得先總統蔣公所器重。國民革命軍北伐時，曾任北伐全軍總司令部總參謀長；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。民國十六年五月，任廣東省主席，兼西南政務委員會主席。威鎮西南，未可一世。自汪精衛政治陰謀插足廣東以後，從此引起西南問題，層出不窮，粵桂紛爭，無有寧日。迄民國十八年二三月間，李濟梁終於下台，且被扣押於南京湯山。陳濟棠獲得胡漢民先生的抬舉，起而代李，南天稱王，又達七年之久。民國二十五年始還政於中央。李濟梁被扣，獲得自由之後。對於中央，始終懷恨莫釋。二十二年，復與陳銘樞、蔡廷楷、蔣光鼐等，在福建造成政變，成立所謂「人民政府」，勾結盤踞在江西的朱毛共軍，狼狽為奸，反抗中央。福建叛亂弭平之後，李濟梁則如喪家之犬，到處鑽營，興風作浪，作仇視中央與反對國民黨的活動。及廿五年「雙十二」西安事變發生，李濟梁又勾結張（學良）、楊（虎城），公開為叛軍撐腰。（參見「中外雜誌」第一四二期起，拙作「西安事變見聞」一文）。

對日抗戰發生，李濟梁以機會難得，乃乘國難之危急，串通中國民主同盟等黨派，為中共不法叛亂行動張目。抗戰勝利以後，中共叛國日急

。李濟梁亦變本加厲，大張旗鼓，組織和號召一切反動集團，追隨中共，叛國作亂，進行顛覆政府。「中國民主促進會」之成立，乃不過為其陰謀野心之一着棋而已。三十八年三月一日，政府治安機關，在南京、上海兩地，同時破獲李濟梁等所佈置之「勾結共匪、顛覆政府」之秘密機關由所獲得之秘密資料觀之，即能充分證明，李與毛酋，實為一丘之貉。

呼應中共並圖組軍

中國民主促進會，自合併改組成立以後，便積極推展其反動活動。該會主席李濟梁，曾在香港召集其高級幹部：蔡廷楷、彭澤民、馮祝萬、李民欣、黃精一、應雲霖、陳樹渠、蕭雋英、何香凝、李朗如、李杜等舉行會議。作成五項重要決定事項為：

- 一、中國民主促進會，與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（李濟梁任名譽理事長），仍各維持原有組織，分途從事活動。惟兩會合組一聯席會議（或名西南聯合執行部）。由雙方推舉李濟梁為執行部主席。蔡廷楷、李民欣、李朗如、黃精一、蕭雋英、陳樹渠、何香凝、李杜、應雲霖、陳此生等十人為委員。蕭雋英為秘書長。規定每半月開會一次。
- 二、反對內戰。依據政治協商會議，實行民主政治。發動對美國宣傳，停止以物資接濟政府。響應中共各項言論及主張。策動民衆團體，攻擊政府弱點。
- 三、推派李杜赴東北各省，從事發展活動。並

派大同慈善總會之袁俊邦，隨同前往。推派黃理存赴台灣，推進民運工作，組織支部。設立電影院，創辦航業，發展經濟事業。

四、聯絡「洪門民治黨」，並設法與該黨首領司徒美堂（僑領）在港合辦漁業公司。

五、向海外發展，吸收華僑以為支援，並組織海外總支部。同時由蔡廷楷等，召集前十九路軍舊部，在華南各地秘密募兵。在羅定組織同鄉聯誼會，收容失業軍官進而組織所謂「民主聯軍」，以便在西南造成割據局面。

除了這些決定皆已漸次推行外。並盛傳該會有勾結香港英人，已取得英方諒解，「准其在港募兵購械」之說。事實上，該會在粵桂邊區地帶，時有以李濟梁的名義，招兵買馬者。該會曾一度準備在廣州發動軍事暴動。祇因李章達籌款，未能實現；黃精一製造偽幣，因原料不足，未能印出，以致軍費無着而作罷了。蔡廷楷曾派前十九路軍舊屬蒙少泉、梁棟、王達煥等三人，在廣州組織穩定同鄉會。以同鄉會名義，向廣州市華僑家屬及地方人士募捐；復強迫「德覺」與「菁莪」兩局（皆羅定地方公款管理機構），撥出稻穀八百石，捐助該會以充軍餉。並委派譚多新、譚明昭、鄒廣連、呂雄才等，分赴廣州市及廣東西江兩岸，以及廣西梧州等地，佈置通訊聯絡站。企圖響應中共周恩來所說的：「六月作第二次南路起義」。該會所謂「華南民主聯軍」，第一軍軍長為丁應林，以收集東江及珠江散匪，為基本隊伍。第二軍軍長為方方，副軍長為歐初，以收集中山縣屬及西江之散匪為基礎。香港方面，

由李濟親自負責。澳門方面，則由馮祝萬與陳炯明之舊部熊略，兩人負責。該會所有這些反動活動，規模似乎相當擴大，究其內容，却皆浮而不實，或無以為有。

主張荒謬行為不軌

李濟深以中國民主促進會及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「聯席會議」主席的資格，經常發表荒謬主張。其對時局的意見，妄稱：「召開國大與頒布憲法之後，內戰規模更加擴大。改組政府，將民盟、中共及其他努力和民主人士，摒諸門外」。指責政府當局，則說：「缺乏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，利用美人恐蘇心理，勾結反動派，助長內亂」。他且以國民黨負責人自居，謂「國民黨已違背總理遺教，拋棄三民主義，以致誤黨誤國」。最後並提出七項荒謬主張，煽動國人，譁衆取寵。茲摘錄如下：

- 一、政府必須放棄武力統一政策。雙方立即停火，恢復三十五年一月十三日以前防地。停止徵兵徵糧，保證內戰不再發生。
- 二、重開政協會議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。釋放張學良、楊虎城、費聲等一切政治犯。
- 三、經過普選方法，產生真正國民代表。重新召開國大，制定反映民意的憲法。
- 四、反對外國干涉中國內政，撤退外國在華駐軍。保護愛國運動及華僑。
- 五、大量裁軍減政，停止發行通貨。
- 六、救濟因乏農民、失業工人、災民、傷兵、公務員及海外僑胞。

七、改造國民黨，重選各級領導機構；廢除黨內獨裁；培養民主作風。並保證與各民主黨派合作建國。

這所謂七項主張，無一不是中共平日政見宣傳的翻版。中國國民黨中央，以李濟深屢次發表荒謬言論，淆亂國人視聽，且作種種背叛黨國之活動。為整肅黨紀。決定予以開除黨籍之處分。李濟深認為開除黨籍，無損於絲毫。於是愈行不軌，決心徹底附庸中共，叛國作亂到底。

且與正在美國考察水利的馮玉祥（回國時被燒死於俄國郵輪）勾結。計劃在香港召開所謂民主黨擴大會議，從事「新政治協商會議」運動。妄想以中國民主促進會及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為基礎，一方聯絡各地所謂「民主人士」，發動和平運動，爭取民心。一方號召「國民黨開明人士」，反對政府。重訂政治協商條件。並進而聯合各「民主黨派」以爭取國際同情。不過李濟深所有這一切的努力，自認儼然一代英雄，祇緣攀籬附葛，終跳不出中共的掌握，是則大可悲耳。

李諾夫等包圍監視

正當李濟深積極展開政治陰謀活動之際。中共為實施其「地下鬥爭總路線綱領」的預定計劃。即派夏衍、喬木、司馬文森等，對李加緊包圍。實際乃是監視。復派李之親侄李諾夫（共黨），為華南特派員，藉以密切對李之勾結。李諾夫係廣西大學畢業生。抗戰以前，即已加入中國共產黨。曾在上海被捕下獄。釋放後，在重慶「中

共辦事處」工作。嗣調往延安，任特委書記。李濟深原是政治野心極為強烈之人，又受中共、民盟及華南失意軍人政客緊緊勾牢，無法突破重圍，也才死心為中共所用。

李濟深在中共控制之下，凡中共有所主張，必然力加響應。如反對國大和憲法，要求美國停止援華；要求莫斯科會議，討論中國問題等；他比中共叫得更響亮。政府實行全國總動員，戡亂剿共；及解散中國民主同盟組織；李均表示激烈反對。後來，更有代替民盟，組織反動大集團，在華南建立所謂「民主聯軍」與建立偽組織的企圖。並且聲言，在一年之內，即可推翻政府。足見李濟深領導該會叛黨禍國，已抱破釜沉舟之決心，毫不顧及後果了。

李濟深在國民黨及國民革命軍中，資格尚深，地位不小。惟領袖慾極強，素愛標新立異，以自鳴高。自己多行不法，反而懷恨中央。一般失意軍人政客，捉住李之心理弱點，即大事抬捧。其擁李為首領者，實以之為傀儡玩具耳。李因傾慕虛榮，亦甘冒天下之大不韙，死心塌地，為中共效力。惟該會內部份子，亦極複雜，意見即不免紛歧。首為粵、滬兩派地域之見；次為各個私人利益之爭。表面上雖一致擁護李濟深為領袖；李實不能完全控制指揮。該會第二號領袖蔡廷楷，在政府動員戡亂剿共之後，態度已趨消極。財政組長李朝如，以財物兩空，無所自出，亦久有退會之意。而滬派馬敘倫，以獨立自主地位，一落而為因人成事，已早有另起爐灶的打算。李濟深不自珍惜其前途，倒行逆施，無法突破重圍，即

無異作繭自縛！

附庸黨派遭受整肅

民國三十八年，中共竊據中國大陸，高張鐵幕以後。將所有附共及無所屬之黨派，選精擇肥。初步僅保留了十一個，餘皆解散撲滅，不許偷生。中國民主促進會，當中共退出延安時，所發佈之「地下鬥爭總路線綱領」中，曾列為「四大基幹」之一。此時中共所保留之十一個附庸黨派中，自然仍留有「民促」在內。不過內部人事，中共則隨心所欲，另作調配。如李濟、蔡廷楷等，則將之與「民促」截斷關係，安置於「中國

澎湃的雜文，雷霆萬鈞，筆如利刃！有人譽為文化鬥士，也有人恨入骨髓！國外學術機構，却被列為研究的對象！

要知實況 敬請閱讀

澎湃 吡 咤 集

澎湃的雜文，別具一格，評人論事，素採單刀直入；只重公是非，絕不考慮個人恩怨。由於觀察入微，剖析透徹，凡所論列，往往都能見人所不能見，言人所不敢言。是故連年所發表的作品，經常激起社會大眾的強烈震撼！萬千廣大讀者，譽為打擊歪風邪說的文化鬥士，表示熱烈的支持；也有極少數的不法分子，迭次投寄黑函予以威脅，提出無恥的狂瀆。因此，澎湃的雜文，便在國外的若干學術機構，乃就成為有關人士的分析研究的對象。

首先，學術界一致公認：目前為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圖書館之一的美國國會圖書館，曾經委託專人，在台把澎湃歷年所著的雜文「澎湃雜文集」、「澎湃微言集」、「澎湃心聲集」、「澎湃怡情集」、「澎湃沉思集」、「澎湃

國民黨革命委員會」，中共簡稱「民革」。而「民革」被准許活動的範圍，則限定於大中城市中，國民黨的叛黨份子，及舊軍政界高級人員。中共顯然是要求「物以類聚」。一方使同類容易發生同化作用；一方中共便於控制改造。而中國民主促進會，則由原「上海民主促進會」之馬敘倫班底負責；亦有特許的活動範圍，不准逾越雷池一步。

四十三年，中共偽政協舉行第二屆全體會議時，十一個附共黨派，又被修理調整，斬去三個，祇剩下八個了。（「三聯會」與「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」，歸併於「民革」。「人民救國會派

」則歸併於「民盟」。這八個附共黨派，後來經過中共反右派鬥爭、整風、交心、改造運動之後。各附庸黨派的負責人，大都過不了關，又多被撤銷偽職或遭受整肅。「民革」與「民促」的份子，自然也未倖免。中共為着「虛偽民主」，裝點門面；為着「統一戰線」需要工具。李濟與馬敘倫輩，形式上，雖仍負着「民革」與「民促」的責任；實際上，則有名無實，全成了中共「民主」「統戰」的傀儡。他們在精神上，已被折磨打擊得落花流水，體無完膚了。俯仰隨人，生死聽命，成了「告朔之羊」。這就是所謂「多行不義必自斃」。

怒潮集」、「澎湃自選集」等書，全部搜購齊備，運美編目收藏，並且製成了塑膠微粒的複製本，提供給美國的有關人士，作為學術研究參考之用。以上各書，上架的編號，依序是：PL二八九二、E六四、P三三—三九號。P是文學作品，E是散文，P是作者的姓。接着，美國哈佛、華盛頓、加里福尼亞、米蘇里等所世界知名的大學校圖書館，也都先後委託專人，在台搜購齊全收藏，原有的編號，一律依然不變。

很多中美人士讀後，有的人認為：澎湃的作品，代表着中國傳統文化的儒家思想；也有一些左仔認錯為：澎湃的言論，是一個典型的「反動頑固分子」。這些反應，自美傳來，顯示澎湃的作品，已經在美國的學術界和若干校

園，發生了相當程度的影響作用。

至此，也正就足證澎湃的雜文，它的實質價值，着實是有其不同凡響之處。

最近，澎湃的新著「澎湃吡咤集」，為他的第八本雜文集子，自經中華日報出版之後，各方爭購，十分踴躍，讀者來函，佳評如潮。發行僅有旬日，即將再版出書；初版無多，欲購從速。

讀過之後，大家就會瞭解：澎湃的雜文，何以能够如此暢銷？他的作品，又何以會在美國的學術界，受到如此的重視？希望本刊的廣大讀者，均應先睹為快。

按：「澎湃吡咤集」全書三百餘頁，每本定價七十元，直接郵購，只收五十六元。郵撥台北二二五〇號中華日報帳戶。